

“听”、“闻”小辨

孔云峰

“听”、“闻”作动词时，在表示听觉对外界声音的接受上，意义很相似。然而，它们无论古今，大都不能通用。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常用词部分，对“听”、“闻”的解释和辨析，可谓集先人字词典说之大成。该书一九六三年版1133页上写道：“听是一般的听，闻是听见，意义不同。闻与听的关系等于见与视的关系，所以《礼记大学》说，心不在焉，视而不听，听而不闻”。

无疑，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虽然二者都表示听觉对外界声音的接受，但其区别亦是明显的。“听”着重于动作，而“闻”强调的是动作的效果。再援例佐证。

“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白居易《琵琶行》并序）这句中“听”是着重指“听”这一动作。

“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

“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尚书·康诰》）这两句中“闻”是指听见。

但是，我总觉得解说还有不全之处。我翻检了一些书，都没有把这个微妙之处弄通。当我求教《说文解字段注》后，便豁然开朗了。《说文解字段注》第十二篇上耳部中说：“听，聆也，凡目所及者云视，如视朝视事是也。”仍然是本篇本部：“闻，知声也，往日听，来日闻”。原来，二者在接受声音的角度上是不同的。

“听”是留心去听，认真地听，带有主动性，“闻”是声音传来，被听到，注重客观性。这也算是二者不可通用的一个区别点。例：

《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孔子式而听之。”

孔子一生重“仁”，当他过泰山侧，传来妇人悲哀的哭泣声时，他便扶轼倾听，后又使子路去询问。正是这个“听”字，表现了孔子对妇人哭墓的注意和关怀。

唐代李颀的诗有题为《听安万善吹笙歌》、《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高适有《听张立本女吟》，刘禹锡有《听旧宫人穆氏唱歌》，其诗的内容也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是“认真地听”。

再看李白诗《听蜀僧濬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
为我挥一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淡流水，遗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这首诗极其生动地表现了李白为蜀僧那绝妙的琴音所陶醉的怡然心情。当清脆流畅的琴声渐远渐弱，和薄暮的钟声共鸣着，这时，诗人才发觉天色已经晚了，“不觉碧山暮，秋云渐几重”。诗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不知什么时候，青山已罩上了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诗人不仅赞赏了蜀僧那美妙的绝音，也生动地表现了自己那谛听

入迷的神态。

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成语为“洗耳恭听”，词组“打听”、“旁听”、“探听”、“收听”、“听取”都不是无意去听，这些“听”都不能换成“闻”。

下面我们再来看“闻”。

李白·《春夜济阳闻笛》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忆故园情。

此诗作于开元末，李白游洛阳时，其时诗人离蜀已近十年，功业未就，因此在夜间听到了笛声，油然而生乡思之情。诗的等一句“谁家玉笛暗飞声”，就准确地表明了“闻”的含义，不是去听，而是清哀的远笛声随风吹来，诗人不自觉地听到了。

孟浩然·《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首诗，风格清新，好象行云流水一样自然，意境悠远深厚，独臻绝妙之处，同时，也符合客观实际——春日夜短，又加风雨潇潇，作者怀着惜春的心情，担忧风雨惊扰了美妙的春光，难以入眠，而既眠却不知晓，直到“闻啼鸟”才知觉。如果不是鸟雀的啼鸣声音传来惊醒诗人，他在酣梦中是不能仔细地去听鸟鸣的。作者正是从听觉角度落笔，写出春之声，而表现春之貌的。

王维《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这首诗是王维后期山水诗的代表作之一。诗里描绘的是鹿柴（寨）附近的空山深林傍晚时节的幽静景色。第一句“空山不见人”正面描写了空山的杳无人迹，静寂冷清，而“但闻人语响”一句一出，使意境更加深远了。杳无声息的寂静世界，正是诗人所向往的，所以他不会主动地仔细去听什么，而“闻”正生动地表现了这一切。此情此景，诗人和读者都有了“空谷传响，空谷更空，寂静人语，空谷愈寂”之感。如果把“闻”换成“听”，其“静”的境界便受到破坏了。

同样，“闻”的这种意义，直到今天仍在用，如“置若罔闻”，“孤陋寡闻”等。

末了，归纳两句，“听”和“闻”都是表示听觉对外界声音的接受，但“听”是强调其动作，“闻”是强调其效果，听见的意思；听是主动地留心地去听，“闻”是客观传来的声音被听到了。